

河
漕
備
考

二二二

甲寅春游虞山所得

此書洵有用之作而未刊
行故以極重價得之

古新老人記

我

國家定開燕京河漕兩道治法精詳顧河道自西以至東漕道自南以至北中間交會之處往往清濁混淆始而淺澀既而淤墊久之而潰決之患作河道不利漕道亦阻矣明時漕道必假途于濁河糧舡出口由黃河逆上至封邱之中灤登陸轉運其行於河者一千二百餘里濁河走塞無定糧船行于其中雖係腹地險同航海軍民不便永樂年間乃沒會通開一河俾糧舡俱由徐州之油溝過沛縣入開河避去黃河之險六百餘里迨後黃河屢決油溝沛縣

之漕河不可行嘉靖四十四年復開南陽至夏鎮開河一
百四十里通曲城鏡山漕道糧舡由徐州之茶城進口避
去黃河之險二十里萬曆三十二年開泗溝自夏鎮至皂
河三百二十里避去黃河之險三百里至

國朝康熙二十七年開濬中河自清河出口抵駱馬湖共二
百餘里復避去黃河之險二百里而糧舡之行于河者僅
絕流而過之七里矣伏惟

聖祖仁皇帝聰明天亶仁智性成御宇六十一載六次親閱河工
捐授方畧洞中橈宜綱目倍舉美善兼尽故能易汙萊為

沃壤起災黎于更生緯地經天寶贍古帝王所未有而平成之效亦前代史冊所未聞也銘草茅下士仰沾

聖化飲和食德七十餘年第筋力衰邁不能以效涓埃有志無才良用自嘆竊見總河遼寧張公有恭進治河

上諭事宜并請纂輯成書等疏彙及一時同事諸公奏議嘉謀嘉猷誠元明諸臣計議之所未及繕閱之暇編輯成書復採舊聞附以管見有河務之任者亦可以少贊高深云
爾

雍正三年歲次乙巳仲春下浣虞山蟬廬朱銘書

河漕備考目錄

卷之一

河漕議

河漕總論

黃河考

陽武至徐州黃河考

徐州至清河黃河考

漕河考

江南漕河考

淮揚漕河考

淮北漕河考

山東漕河考

臨清至天津漕河考

天津至張家灣漕考

卷之二

淮河考

桐柏至泗口淮河考

泗州至清口淮河考

清口以東淮河考

歷代河淮交會日考

歷代河決考

卷之三

歷代治河考

歷代漕運考

河性考

河身考

地形考

卷之四

防守考

塞決考

各隄考

各壩考

閘工考

治埽考

挑濬考

土方考

石工考

物料考

河漕議

虞山蟬廬朱 鉉輯

國家河漕並重歲糜金幾動輒鉅萬而又慎簡大僚以專委任
銓發人負以資群力所以靖波濤防潰決利輸運沃田疇利害
所由動關軍國苟不熟悉其形勢先定其規模而欲障百川而
東之則向若望洋使何措手憶昔往來河上曾少恙其要害迹
未錯閱叢殘互相考訂酌取其緊要者三十條以備採擇
一清河宜否不宜合也今人每言河漕不結二河不可以同日

語也漕河猶中土良民為國家治田賦足國用有利無害者也
黃河猶敵國寇盜侵土地溺人民決隄防而滄田疇有害無利
者也故曰黃河者運河之賊但當却之遠之是以築隄岸設堰
壩猶遠方之築長城而置墩堡以守之也又有不能不與相接
處是以置涵洞開水口通閘口設減水壩猶待外侮者之不得
已而許封貢通馬市以羈縻之三表五餌之術也更有不能不
避讓處是以開分水河猶分其部落以弱之衆建諸侯之術也
要之摠無有與之和親而可以久安長治之理明人假盜於河
是唐人用回紇兵平安史之故智雖獲底定于一時終必遺害於

後嗣計莫若河自河漕自漕兩河各自為政河不治使侵及漕
咎在河漕不治使河得犯咎在漕一則慎固封守一則綏輯變
亂是二河者乃可以分治亦可以合治矣

一淮水宜防不宜忽也黃河如敵國如強寇淮河如與國如屬
豸今之河寄徑於濟泗沂淮如漢匈奴之寄居雕石平陽唐回
鶻之寄居盧龍天德抱虎而眠時懷惴惴我無隙可乘則苟安
旦夕若有間可入則憑陵肆虐其禍莫烈故河隙不可開河防
不可弛也今之淮合黃流於清口猶彘顏三衛之在明世名為
効順而實與寇通弱則退避導賊入犯強則約縱連橫並入為

寇矣故其隙尤不可開其防尤不可弛也

一治河宜合不宜分也黃水濁流沙居其六若至伏秋沙居其八矣以二升之水載八升之沙非極迅湍必致停滯蓋水分則勢緩勢緩則沙停沙停則河塞河不兩行自古記之故支河不可輕開也然則高廡二渠非欵曰此在洪水橫流之時無地非水苟得成渠使水有所歸便不為害此猶治病者急則治標之意若河道既成偶然泛漲便議開越河分水河之隙一開猝不可挽正河必涸而支河亦不久兩淤耳

一治河宜故不宜新也黃河自金時南遷至今五百餘年變遷

不知凡幾當其大潰之時議者每云故道必不可復及至後來仍歸故道可見故道決不宜輕議改易而一時之淤阻不足慮也且舊河雖淺河身必濶河底所積皆是浮沙以歸槽之水冲而刷之沙可立去而河深如故若新開之河決不能如舊河之濶底下反係老土水不能刷倘或水大而河小不能容受決可計日而待况舊河兩岍歷年修築不知勞費多少一旦委而去之另作新隄其勞費又當何如且舊河淤新河豈獨不淤新舊總屬一淤何樂於新而惡夫舊也

一治河宜防不宜爭也河性善徙因作堤以防之宜也願作隄

始于戰國其時治隄皆令離河二十五里兩岨相去便有五十里可謂不与河爭尺寸者矣若後世所作遙堤去河不過二三里至於縷堤逼近河身束水太急故易潰決又若攔黃壩之作直如劈頭一掀砰衝峻猛之性騫遭遏抑有不怒而思逞者乎故防可也與之爭不可也

一治河宜遠不宜親也明臣李化龍有云黃河者運河之賊用之一里有一里之害避之一里有一里之益明朝三百年假道於河受其毒害漸改漸遠至康熙二十六年開濬中河之後運道之假塗於河者不過七里可謂智超千古尽草從前積弊然

中河之去黃河不踰數里甚者僅隔里許為地太近河流善徙
此五六月實土惡能阻之况又時引河水以濟運開門延敵入
室操戈更歷九年非淤即奪恐不能免

一治河宜順不宜迎也水無不下東向居多今使兩水相遇而
彼此皆趨于下彼此皆向東流其勢既順何戾之有乃若彼水
自上以趨下此水反自下以赴上彼水自西以赴東此水反自
東以赴西如此相遇必至相攻强者乘勝直下弱者避不敢擊
甚者且為之駕導合縱入犯是今日淮黃漕出口之說也漕自
東而西淮自西而東淮強而漕弱則漕迎淮矣淮自南而北會

河自北而南會淮北高而強南低而弱則淮迎河矣夫既迎之引狼入室又何怪其齧噬也哉

一清江浦運口之閘宜閉不宜開也淮南漕河其初本無運口糧船皆在淮安府城北車盤入河永樂十四年平江伯陳瑄改濬古沙河為清江浦建置天妃閘以出放糧船其制三閘連建啓一閉二以拒濁流與邊方閉塞禁遏奸人窺伺相同又嚴立條規不許官民船隻在此出入惟放糧舡鮮舡泛舡出口然當糧船過盡即便閉塞直至九月始開再放回空糧船進口後因各省兌運遲緩每不及閉閘之期至伏秋水發尚有糧舡未經

出口以致閉閘遲延漲沙倒灌復經題請徵催各省糧舡俱冬
兌冬開出口俱有期限閉禁之嚴如此以故清江浦一線之隄
不過二十丈寔土自明初至嘉靖時兌二百年淮楊漕河槎無
河患祇緣後來閉禁廢弛板雖設而莫之閉一任淮水出入漕
渠淮水既分南向則入黃之水便力弱不能敵黃、水乘之反
併力而灌入漕渠而下河七州縣之水患烈矣始於明隆慶四
年極于 本朝康熙十六年前後水患皆在淮揚則閉禁廢弛
之故也嘗見時賢奏議謂閉閘不便于商民反取明德河潘李
馴嚴閘之說為非是不知建閘之始止期便漕運不期便商民

今治河以利運而併計及商民殊失本末輕重之義矣昔年有
客建議欲移許市關於無錫縣之黃婆墩者寔為扼要之地無
如許墅閘人深恐失業相與鼓譟於權閘使者之署欲食議者
之肉事遂中止今聞禁之說本係舊例廢弛已久一旦復嚴必
有大不便於商民者請張謇等何所不有時賢不察遂有斯語
不知其誤國計民生實非淺鮮

一清口不宜改移也清口為淮河清水之口本是淮河故道黃
河于金時寄徑於泗水泗水向在泗洲泗口入淮元至元二十
六年改道自清河合淮于是清河縣南有清口之名實黃河入

淮之口也自元至明隆慶前黃河會淮於此已二百餘年並無
決潰隆慶四年忽衝清口而灌下河則又其變也自是以後屢
通屢塞又將百年 本朝康熙三十八年

聖祖仁皇帝閱視河工奉有 上諭各隄岸愈高而水愈大此
非水大之過皆因黃河淤墊甚高以致節年漫溢黃河淤高一
尺則水高一尺淤高一丈則水大一丈若治河單以築堤終屬
無益如不將黃河刷深徒費錢糧且運口太直黃河倒灌兼之
湖口淤墊以致清水不能暢流各河與洪澤之水如何得能敷
黃若將清河至惠濟祠埽灣由北岸挑引入惠濟祠後入河而

運河再向東斜流入息漕祠交匯黃河如何得能倒灌十一月
又諭淮水積聚而黃水桃汛又至則高堰危險未可定今或堅
修高堰徙岍以來淮水使之刷黃或移清口於清江浦左右或
另濬河道以通舟楫俱宜一一講求時有河臣獻議請將舊清
口堵塞另自大墩之北引裴家廠帥家庄之淮水入運河由文
華寺河下截斜穿現行運河至格堤之東山清交界之西穿北
岍運堤東北下再穿王公隄由積水之地至清江之老壩口相
擇東向之地以達黃河為新清口其通漕河處謂當于頭道引
河開一小河由石礪南入七里閘上首現在河身至望湖閘舊

基再由舊河形過舊韓信城南通鳳陽啟新河至張雲潭口子
通漕河以為可以省費而免淤惡謂淮河在四潰之列清口尤
淮黃交會之處如何可以堵塞昔梁天監中用降人王足計堰
淮永以灌壽春作堰弥年所費不可勝計不久而潰溺殺人民
數十萬此等險策豈可輕試况現今之淮河已非復向時之淮
河昔年范家湖泥墩湖阜寧湖洪澤湖俱各有湖堤與淮無涉
今則混成一派湖涵浩渺幾于浴日滔天矣一直瀉下天然徑
路之不由反欲挽之以東紆迴其道以入于人力所開之新河
萬一新開之河身不及舊時之河身狹不能容激而思逞其若

之何查石砌之南去武墩高家堰已不遠倘或清口既塞新河
又不能容一時漲滿決壞高家堰下河七州縣保無淪溺之虞
乎且現今清口去淮安城六十里昔年清口淤塞河流內灌淮
城至丸土塞門人民幾化魚鱉今若改清口於清江浦去淮城
祇三十里其地愈近其禍愈烈摠在上游何所取意而欲移之
自近乎萬一冲動清江浦一線之隄黃水建瓴而下作何救挽
此策之必不可行者

一南運河口宜另開也平江伯初建開運口在天妃閣後潘摠
河改在甘羅城摠在淮城之西首運河之上游水流向東水勢

就下故一決則淮城受灌運道阻絕即令移置清江浦猶是淮
安府西面運河上將一有潰決依然受害伏請 聖諭云移清
口於清江浦左右不云即移於清江浦今河臣所議如是、但
知移於清江浦而竟未講其宜左宜右也按地理書東為左西
為右清江浦之右則現今清河縣即清口也清江浦之左則淮
安府城以東是也議者謂清江浦低於清口故欲改清口於清
江浦耳愚謂清口決不可改而漕河之運口可以改也蓋南漕
河之運口與北漕河之運口及黃河入淮之口淮水入黃之口
四大口相會於數里之內其勢膠葛衆流漫散宜乎時有冲決

何不移南運口於淮安府東而仍留清口于舊處依然元末明
初故蹟而潰決庶可免矣蓋清江浦已在清口下流若再東去
理應更低改置運口于此則淮城已高據其上既不憂運河之
倒灌而黃淮即有決溢亦無礙于漕渠也

一北運河口宜另開也南運河口既改於淮安府東而北運河
口仍在清河縣南則糧船反在黃河中多行七十里與避黃就
清之旨豈不相左嘗閱靳德河奏議欲於中河之北每二十里
建涵洞一座即於洞口開通河一道自南而北通之於汴東西
三百里應置洞十五座開河十五道當時雖未舉行其議實有

源本宜于黃河北岸相對南運口處擇一地方開河一道通之於汴再於所開河西岍開河一道通于中河則糧船所由仍皆清水而汴河南下又可濟運即來流稍微終屬有源之水有利而無害也

一中河宜另開也中河逼近黃河慮其淤塞雖杞人之憂但今河身之狹者已濶與舊河相埒若於後中河之深闊如故漕運之利上下同之倘中河有時而淤則不可仍行於崔鎮古城之黃河勢必別尋運道合依靳樞河原議於汴河之南中河之北開一重河以引汴水西注駱馬湖正明末諸賢所謂開石崇以

接駱馬也

一開河宜專其力也漕運自過直河口即入開河往北自毛兒窩至臨清皆開河也開河皆係清水每若不足明臣取資黃水每致漕河淤塞非善策也宜設為南北分濟之法當汶河水少之際分流則不足合流則有餘則于南旺分水處分番專濟如遇粮艍在濟寧以南攔淺則閉南旺北關併水盡往南流以接濟如在張秋以北攔淺則閉南旺南關併水盡往北流以接濟當其南也更令瀕南諸湖水以佐之當其北也更發瀕北諸湖水以佐之泉湖魚法南北合流即遇旱乾歲不濟矣

一開河宜通其源也開河本非天地自然之河皆元明以來人力所開之河本無水源所資者唯汶泗泇沂俱係小水諸泉滙之聊以濟運其外止有安山南旺馬場馬蹏蜀山昭陽諸湖積水謂之水櫃今泉岐不脩泉流多涸湖佔為田惟賴汶泗諸河一線之流然自國朝八十餘年止有黃河水決而阻運從無開河水淺而阻運即有旱歲不通稍遲時日一過雨澤便可通舟可見漕河濟運之水原不比大川廣澤現今河漕約法所資於淺夫營卒者不過大捺三分水于度為三尺三寸而澤所積田間溝澮之水自足濟之所慮者北土廣漠絕少溝渠耳夫漕

河以西為魯衛曹宋故地當時大行井田溝洫無數祇緣漢後
黃河時決濁流灌之淤為平陸其制遂廢今若拒絕河沁濁水
做古道法浚治溝洫以通水道不徒可以灌溉農田其于運道
必大有濟

一保運之法宜立也運河不慮淺阻惟慮河衝河衝則沙壅關
內既要塞決又要疏通時日曠遠必致悞漕計莫若築堤以保
之隄亦不必近關蓋堤關去黃河甚遠今築堤以禦決河而即
築於關畔是欲決河遠至于關將關之西與河之東中間一帶
州縣並聽其淪溺乎又莫若即置之河堤之東一以護漕一以

拒河邊為聲援如邊方之置塞狀頭層邊牆河堤也二層邊牆
漕隄也河隄逼近河身既有縷隄漫有遙隄尤險要處更築月
堤子堤然恐各隄之不能禦又為脩古長隄如太行堤之類以
為長城保障世法錄曰黃河惟恃縷隄而縷隄逼近河濱束水
太急每遇伏秋輒被沖決橫溢四出自作遙堤河流其中即使
異常泛漲縷隄不支溢至遙隄勢力寬緩仍復歸槽雖不能保
河水之不滿而能保其必不奪河不能保縷隄之無虞而能保
其至遙堤而止今不惟作遙隄復修長隄長堤之外更作護
漕隄于密之中又加密為河難善潰豈能潰數層之堤以為害

於漕乎

一守隄之法宜密也黃河自遶徙以來本無河身所賴以束縛
流行者兩岸之隄猶之築垣以居也河無隄即無河身無河身
則散漫橫流全無定所矣故無隄不可也然有近河之縷隄而
不築遶堤則一遇冲决便無攔阻猶之乎無縷隄也故遶堤不
可不築有遶堤而不築格堤水至遶隄一直淌去不即歸槽久
之便成駁路流行于遶堤之下猶之乎無遶隄也故格堤不可
不築格隄而不為斜隄怒流至隄橫遭遏截必至决遶隄而
奔放猶之乎無格堤也故格隄不可不斜且曲然有隄而無人

以守之備之乎無隄也故守隄宜用河營之卒用河營之卒守而無督率之大帥以整齊部勒之猶之乎弗守也故督率宜有鎮將當今天下承平四海寧謐惟有黃河一渠為封疆患

朝廷不能無南顧慮特簡大帥提兵鎮守非為寇也為河漕也然為河漕而駐扎兗府於漕便矣於河得無有鞭長不及之慮乎愚謂宜移駐曹州專督兩隄各標俱傍隄為營標兵無事即以治隄為事每當伏秋水汛一如邊方營卒擺遷之法晝夜巡邏遇警舉烽相振俾各該管河道官吏隨即搶修其怠惰不巡邏脩築致有潰決文武官一体參究如此而黃河不治漕道有

阻者吾不信也

一禦河之策宜詳也。從古無不決之河，亦無治之而遂不決之。治堯有九年之水，商有五遷之邦，皆河決使然也。決而治之，因勢就便，支吾目前，並無久安長治之策。三十年來往事可鑒。然當宋金以前，祇言治河而已。安邊無定，潰決不常。始而九河絕，而矜礫酸枣之後，復決瓠子，分為屯氏，離為漯川。東京之後，河汴分流，五代之末，游赤金三河，迭通迭淤。趙宋黃河北徙，復禹舊蹟。諸臣又倡為挽河之議，六塔二股，濟治終然。迄無成績。至金章宗時，河行徐邱，自此遂為常道。元明繼之，遂用以通運。而

河工蓋閘國計矣夫黃河濁流所至為害却而遠之尚虞見裂
乃開門延敵與之講好將數百萬儲運寄經其中而又加之束
縛約其馳驟彼悍戾激烈之性焉肯終聽束約怒而思逞敗潰
決裂所必然矣既決之後百萬糧儲既無別途可達京師勢不
得不多方醫治百萬金錢填于溝壑波平浪靜便為瓦全故所
建之策所奏之功皆苟且一時而非萬世永賴之計明世河臣
首推潘印川今閘河防權一書其規畫奏議具有條理然謂之
知河則未敢信何則明世受河之患止因漕運用河之失當其
膠葛回戾于銀河濁河茶城油溝豈沛蕭場之間哉於無歲不

決河臣入告不云二洪乾涸即云徐邳沉淪運道梗阻如此便
當別奏良謀交泄為通矣乃總河翁大立建開泇濟運之議真
及時救病良方而印川極言其不可上書沮之至萬曆三十二
年李化龍為總河始奏開之至今為便可見印川雖久于河上
尚未深悉其利害也即後來諸賢用淮刷黃沾、於清口亦未
為萬全之策蓋清口于數里之內會四大河口此往彼來互為
吞吐豈無強弱不和曲直遠戾之致而必欲使之就吾範圍不
至冲決勢必不能况我既欲用淮便不能任淮之與河自開頭
要一併照管黃河南岸之決凡可以入淮而為患於淮者即不

得不為之魚頰而每事俱掣肘矣今既改易運口非徒不假塗
于河併清口咽喉亦棄而不用我無求於河、遂不能難我、
無求于淮、亦不能昵我而我得專用力以禦河矣桃源宿遷
邳州徐州一帶黃河北皆有湖、外皆有岡阜苟置漕渠在岡
阜之外黃河雖決無碍于漕渠其南則入淮河睢河而皆出于
清口今清口既不為我所重則黃河之入淮亦不為我所懼退
而下小河入白河復歸槽可也即進而決睢河破婦仁堤亦可
也二洪之通塞我不問也若徐州以西至原武縣一帶黃河從
來未經假道以通運然於閘河則大有關係前者金龍口之決

則張秋被冲黃陵岡之決則沙灣受淤曹單城武河決則水停
塌場口飛雲橋濟寧漕道有阻而金鄉鄆濮之野無不淹沒前
明劉忠宣築太行長堤誠為有見顧歲久失脩車馬路之傷
損交錯于堤上恐有冲決之患故太行隄不可不脩也查其外
尚有歷代所築之隄如始皇隄金堤之類故地甚多脩而復之
以為河漕保鄆仍下令所司曰河決開封之北若金龍口若脾
沙岡于家店若陳留寨若銅瓦廂其勢必趨張秋矣蓋其地為
古黃河東流之路即宋時東郡濮陽澶洲橫隴故道明景泰時
河决冲之弘治時河决又冲之走滑道路故必嚴防其次冲黃

陵岡若馬坊營若煉城口榮花樹若杜勝集若三家庄若陳隆
庄若芝蔴庄考城口其勢必趨於沙灣矣蓋其地為元河北決
處亦是走滑道路必要嚴防其次決曹單若孫繼口武家壩劉
滿庄若雙堎集若王家堤口若蘇庄其勢必趨於金鄉定陶矣
蓋其地為荷澤鉅野故梁山泊舊地亦是走滑道路必要嚴防
于是築隄以防之而嚴為之制曰河之決非司河司漕者之罪
河決而潰遠隄濁流泛濫積漕隄下則司河者之責若併護漕
隄而決壞濁流侵及開河則司漕者亦有責焉誠如是而諸堤
守備焉有不嚴者乎隄守既嚴漕渠必無阻塞漕渠無礙大事

已畢其河流小，冲决竟以不治，之可也。所謂不治，之非
賈讓棄地与河任其泛濫之說也。重隄既立，水至不為害。即有
冲决，破一二層堤，亦必勢緩而力弱。遙隄之內，更為格隄以阻
其流，洶之勢又曲為順水之形。導之婦槽，水必不逆而安瀾。如
故矣。此謂不治，之也。

一開分水河以殺水勢也。隄守既嚴，必不能破。重隄而為害於
閘矣。然倘遇非常大漲，一河不足以容，與其使之潰敗决裂奔
突四注，不如疏分水河以殺其勢。然分水河止宜開于南岸，不
宜開於北岸。蓋北岸近閘，重隄間之無有他河為之洩瀉，開則

必潰重隄而泛溢于平陸曠野此漢時金陵之潰灌漫數十州
縣之遺害也若夫南岍有決口其水摠歸於淮歸于淮則水有
所洩自不至淋漓泛濫漲定而塞特易耳往嘉靖十九年河
決睢州河臣王以旂開李景高口支河以分殺河勢弘治七年
河決張秋劉忠宣開孫家渡新河引河水至潁州入淮又疏河
水由亳州渦河入淮而水患寧萬曆二十四年河決桃源河臣
開黃壩新河分洩黃水以抑黃強而水患寧皆其遺法也要之
勢有可支固不必用若萬不得已亦不可不用也

一引沁濟運非善策也沁河濁水甚于黃河其水萬、不可入

開入則開河必淤明潘季馴河防一覽已極言其不可 本朝
康熙六十年秋河南武陟縣黃河沁水並漲沖決馬營口堤岸
自直隸開州長垣流至山東張秋鎮以致運河陡決漕船阻滯
有議引沁水以濟運者遂寧張相國以地形高下若引之必有
遺患乃止則沁水不可濟運有識者所共知也

一引漳助衛非急務也漳水在明世向從館陶縣西境入衛
河得漳水而充足漕運不滯自萬曆之季漳河忽北徙而合于
滏水于是衛河失助而漕運每苦淺淤然衛水已濁漳河更甚
引之未必有利昔年濟水斷流大清河專納汶河之水亦自足

以入海山東鹽艘由之出入今汶河之水既由戴村埧全入會
通于臨清州出口則入衛之汶河猶之入清河之汶河也入大
清河足以濟鹽艘則入衛河自足以濟糧船何憂于之水而沾
沾于濁漳之水哉則此一水聽其別出可也

河漕總論

黃河為中國患久矣士大夫無素習乎此者徒以資叙推舉任事無怪乎一見洪濤茫無措手也宋胡安定湖州教法置治事齋俾學徒習天文地理兵農禮樂之事以備世用而治河尤所留意余不自揣遵安定先生之教以治河之說授學徒而為之屬曰不察天地之大全不可以治河夫河自朶甘思之境迺崑崙穿莫賀延磧之尾而入中國又歷阿拉善山及鄂尔多斯之地而至秦晉之交然凌踰梁山出龍門灌注于豫州之北徐州之南以通于淮其來源也遠矣其委輸也衆矣一石水六斗沉

水何濁也即他水之入于河者亦或有濁有不濁其所以然之
故雖格物致知之君子不能洞悉其理也五月雪消西北諸山
之水建瓴而下故黃河之漲甚于伏秋其有非時暴漲亦莫不
因西北靈潦之所致古人明地脈者能窺井而察其泉流之緩
急知其地之當決與不決蓋有道也又曰不明國家之大計不
可以治河唐宋以前治河祇治河之害耳今併治漕之害矣害
於河害在民害於漕害在國矣而今人動言節省夫節省非不
欲利固然因節省而工不堅固役不早竣其不利于國也更甚
唐時劉晏通漕每有役費寧令有餘不令不足人或訾之晏曰

夫欲利國必先利人；不獲利則作事不勤，浚之人用吾法而節省之，至半猶可過，此則廢矣。後唐末漕事之廢，是由乎此。又曰：不考古今之大法，不可以治河。董子曰：善言古者必有驗于今，愚謂善言今者必有驗于古。自漢以後治黃河者，代有其人，豈無古方？今病遠與相符者，乎察泛濫之所由，然審安瀾之何以致古法？其在細加尋繹，端必有道矣。又曰：不習天下之大勞，不可以治河。禹乘四載，隨山刊木，至于櫛風沐雨，三過不入。漢武帝塞瓠子，自臨決河，大將軍從官以下皆負薪，王尊守東郡，河決水大至，冲金堤，吏民皆奔走，趨避，尊具冠服，以身當水。

冲盖古聖賢之敬共乃事如此若自耽安逸不曰勞苦一旦有
急何以克濟又曰不具天下之大慈不可以治河黃河之決人
畜漂溺田產荒蕪民已備嘗艱苦及其奉令脩築又不得不假
民力發閤左填決河往、使民父子不相顧妻子不相保沾俸
塗足疾病死亡相繼而中流合口民命攸關一或不當漂沒者
不知凡幾宋仁宗嘉祐元年塞商胡埽決河四月壬子日中合
口至夜中即決漂溺兵民鬻橐不可勝計此真萬民生死關係
詎可不以至誠惻怛感格天心而徒督責趨寺民命於草菅
哉又曰不懷天下之大廉不可以治河內帑金殘豈容浪費然

在他項用之尚有成績可考至于河工則以有限之金錢填無
涯之豁壑何處稽查何時底止此而不廉則冒銷剋減國與民
交受其困故承是役者出放數十萬金錢竹頭木屑件、俱當
料理役使數十萬人夫日省月試刻、俱要鈎稽非其人之豁
達大度出納無吝不能振朝氣而集乃事也非其人之公尔忘
私一塵不染不能塞漏卮而告厥成也又曰不脩天下之大智、
不可以治河中庸言舜之智在執兩端而用其中大事有兩端
河工尤甚漢唐以來治河者衆矣言人、殊沒無一定故曰治
河無善策今治河而必使人不為兩端天下無是事然而說有

兩端理無兩可欲于其中擇取一說確然而不可易則非慮周
萬物洞中机宜必不能審之極其明而用之極其當也明乎此
而治河之要思過半矣

黃河考

昔河始于西北極于東南經絡天垣綿亘地軸萬壑會歸中原樞紐決則穀九
重之憂靜則為萬民之福為作黃河考

自雲南麓江府往西北一千五百餘里為朵甘思其西部有泉
百泓望之如星曰星宿海群流奔湊滙二巨澤東塢成川號赤
賓河又行二三日有水西南來名亦里赤與赤賓河合又三四
日有水南來名忽蘭又有水東南來名也里木合流入赤賓河
其流寢大始名黃河然水猶清人可涉又一二日歧為八九股
廣六七里譯言九渡河又四五日水始濁兩山夾束其深叵測
自潭水東北流二百餘里有火禿河自南來注之又東北流一
百餘里又正北流一百餘里乃折而西北流二百餘里又折而

正北流一百餘里又折而東流過崑崙山下河行崑崙南半日
又四五日有沁西八思今河自南來注之又行五六日有納隣
哈刺河自西南來注之又行兩日有乞兒馬出二水合流入河
水北行轉西流過崑崙山北鵬撈河自東來注之折而西北
流三百餘里又折而東北流為河曲折支河自南來注之又東
行過大小榆谷大非川自北來注之逢留河自南來注之又東
澆河自南來注之又東至大積石山宗哥水自北來注之又東
逕小積石山野廐河自西南來注之又東北過河州北湟水自
西寧合大通浩疊諸河北來注之又東北流洮水自西南來注

之又東北過蘭州北至會寧縣界有石峽險窄又東水分六七道散流渭之南山逆流數十里復合為一河又東北流過靖邊衛西祖厲河自南來注之又東北流至廣武營大小黑水自南來注之河水至是向北流過大壩寧夏諸渠南入之北流過鄂尔多斯境城為河至古西受降城南又折而東流分為二河北曰北河南曰南河分流二百餘里復合東流五百餘里至陰山南又折而南流白梁水自東來注之又南至東勝州黑水河自東來注之出鄂尔多斯境南流至河保營又折向西南流至府谷神木川自北注之又西南至葭州沙河水自北注之又南流至永寧

州西閿水魚河水自北來注之又西南至延水閿青澗水自西
北來注之又南至永和縣之興德閿乞莫川自延安來注之又
南汾川水自西來注之又南至孟門山西宜川水自西來注之
又南過梁山東壺口山西自東勝州南至此夾河兩岸皆有山
呂梁山在北龍門山在南相去五百餘里河水至此出口懸流
千丈鼓若山騰非舟楫所能行也過此汾水自東來注之又南
過蒲州渭水合涇洛諸水自西來涑水自東來注之至潼關河
水折而向東出雷首太華二山之間過閿鄉全鳩澗水注之又
東永樂澗水注之又東過陝州北又東五十里為三門集津三

閿鄉下河巾
山西兩者又

門廣僅二十餘丈水行其中声若巨雷東有孤石傑出曰底柱
梗咽湍流水行迅急破害舟楫自古為患又東過洛陽之北邙
山至孟津以下舟在河南境為古河陽三城渡處又東至鞏縣北洛水從南來注
之謂之洛汭又東至溫縣南濟水自王屋山來注之其南為石
門汴口又東過武陟縣南沁水合大小丹河自西北來注之又
東過原武縣南又東為中澗明初漕運至此起旱陸運處又
東過陽武縣南中牟縣北又東過開封府北其北岸為荆隆口
又東四十里為王家樓舟楫從黃河西行者至此起旱其北為
陳橋又東十里為馬家口南為蘭陽縣又東過儀封縣北其東

考城下京
河南西界

北為杠勝營又東南過考城縣北其北為黃陵密又東南過曹

縣南寧陵縣北又東南過武縣南又東西過虞城縣北又東

皇縣下孟
為江南北

南通單縣南又東過豐縣南碭山縣北又東南過舊蕭縣北其

北為油溝秦溝茶城小浮橋又東為徐州為百步洪又東為呂

梁洪又東過房村北又東過雙溝南又東為馬家淺又東為辛

安鎮又東為峯山又東過舊邳州又東為鉏頭灣又東至直河

口又東南十里至皂河口又東南流三十里為董家溝國初

糧船從此進口又東五里為駱馬湖口又東十五里過宿遷縣

南又東十五里為小河口又東二十五里為白洋河口又東二十

里過古城南又東二十里過崔鎮南又東四十里至桃源縣北
又東七十里至清河縣中河自此進口又南七里為清口淮水
會黃河處南為清江浦自此向東流九十里過安東縣北又東
為雲梯關即是海口今漲沙積至一百二十餘里河水泛沙洲
中散行入海

黃河地勢南亢北卑蒙澤以西山多土堅不甚潰決安東以
下去海近雖漫不遠徐邳北岸即決而砀阜四合盤紆東下
貫皂河入駱馬而並歸于中河曹單潰決由魚台上下以入
運或滙荆山口彭家河以入運皆無奪河之患若桃宿清河

北岸一決則運道皆阻而自沭海以南馬陵遙在周圍千里
渺然巨浸矣開封北岸一決則河水東泛近則注張秋由藍
河而入海遠則直趨東昌德州而赴溟渤濟寧上下無運道
矣且開封之境地皆浮沙一經潰決所費必大故決之害北
岸為大而北岸之害開封及桃宿清河為甚次則曹單又次
徐邳若安東以下非所憂也

陽武縣至徐州黃河考

河流平陸梵經變遷陽武以南俱非禹蹟矣此段黃河雖非漕道所經然于開河則大有關係蓋北岸地形卑下直注漕渠而舊時缺口尤係走滑道路括其險要為作陽武至徐州黃河考甄家庄 郭家潭 俱在滎澤縣決則走張秋

牌沙堰 在陽武縣決則走張秋

廟王口 在原武縣決則走張秋

于家店 中漢城 荆隆口 黃陵岡 陳橋 貫臺 馬家

口 陳留砦 俱在開封府決則走張秋

按荆隆口亦名金龍口即古黃河由滑縣出海舊處此路雖斷其勢必低故常于此潰決而冲張秋蓋張秋亦古黃河舊路五代至明屢遭冲決為河工極險處

按黃陵密元末河決于此走張秋賈魯引河南向北路暫寧未幾復向北明時屢經冲決亦河工險處

銅瓦廂 在蘭陽縣決則走張秋

板廠 樊家庄 張村集 馬坊營 俱在蘭陽縣決則走沙

灣

空泥河 煉城口 榮花樹 杜勝集 三家庄 俱在儀封

縣決則走沙灣

陳隆庄

芝蔴庄

考城口

俱在考城縣決則走沙灣

孫總口

武家堤

劉滿庄

双垌集

俱在曹縣決則走金

鄉定陶

黃家壩

黃垌口

蘇庄

俱在單縣決則走金鄉定陶

已上俱黃河北岸要害之處

小院村

在滎澤縣

黃煉集

在中牟縣

无子坡

槐疔瘡

劉獸醫口

陶家口

張家灣

時和驛

兔白堤 掃頭集 俱在祥符縣

黃家樓 在陳留縣

趙皮村 在蘭陽縣

李景高口 普家營 俱在儀封縣

楊先口 在高郵縣

已上俱黃河南岸要害之處

按明時黃河在開封府境遷徙靡常或逕其東北而府城在河之南或逕其西南而府城在河之北至中葉黃河在府城北相去四十里其後河益南控去城不過十餘里匠人置堦

準水形以測望地平河身高出周王府標者尺有二寸每春
漲啗堤吏民刑牲沉壁走馬傳籌報水至何所与烽燧等
崇禎壬午河決城中淤泥及土信宿填滿

徐州清河縣至黃河考

南連淮水包絡諸湖北近中河接連運道徐邳既居窪下桃宿尤患橫流此處黃淮並行河漕朕界一有潰決運道皆阻徐州以東河防最為重地為作徐州至清河黃河考

徐州 地形卑下河高于城以致城中積水無從洩瀉河防權云當開一渠縱使南流由符離集出小河

馬廠坡 在黃河南明時桃源南岸河決由馬廠坡入于淮水故潘德河於此築斜堤一道以攔之

桃源縣治 在黃河南有山岡一帶為河南蔽

白洋河口 在小河口東二十里

小河口 在宿遷縣東十五里即睢水奔黃河支流後來斷與河離遂為無源之水受田溝雨水積成是以流微至此入河

桃源三壩

東曰三義中曰季泰西曰徐昇並在桃源縣黃河北岸遙堤上為險要處蓋恐異常漲水或至沖決隄岸故設此減水壩三座以分殺河勢免致沖決遙堤特設於北岸者慮黃河決水由灌口入海也

侍郎湖

在宿遷縣東北黃河北決則水灌入諸湖落則諸湖

之水復隨之而出不更北者以湖之北有岡阜明人謂之天

然遙堤今已涸矣

倉頡寺湖 在清河桃源二縣北湖外皆低窪地河北決水溢

五港灌口出海故築堤

馬陵山 在宿遷縣北一土阜耳障水則勝于堤岸

沐河 出山東南流經馬陵山東由海州連河入海自入淮境

迫于山折而左大抵與黃河南北夾流至海者也

河防要覽云沐河南北湖蕩久淤民苦旱潦擬于中河之北
堤每二十里建涵洞一座即于洞口開通河一道自南至北
通之於沐東西三百里計置涵洞十五座開河十五道其沐

河狹淺處再闢而浚之務俾縱橫貫注宣洩有路則旱潦有
備民田與江浙諸郡埒矣然今淮北未聞有是豈有其說而
未有其事與

赤山湖 微山湖 蛤蟆湖 連汪湖 周湖 柳湖 黃墩

湖 在泗河之南黃河之北皆入河

呂梁洪 百步洪 二洪俱在徐州為黃河之南

磨齊溝 徐州東岬南去十餘里有狼矢溝又東十五里有磨

齊溝每歲黃水暴漲則從狼矢溝直下至磨齊溝洩出赤龍

潭經蛤蟆諸湖由駱馬湖出宿遷嘉靖三十年全河俱從此

出而西洪正流奪蓋此地比河口低丈餘故最易決

房村 牛市口 梨林鋪 李家井 俱屬徐州

雙溝 回頭集 栲栳灣 俱屬靈璧

馬家淺 王家口 白浪淺 何家鋪 俱屬睢寧

北頭灣 張林鋪 沙坊 俱屬邳州

並在河之南岸每經沖決最為要害

直河至古城一帶河北無堤岸者因河外諸湖藉以容蓄泛漲
之水湖外高密又謂之天然遙堤故不致築

世法錄云呂梁上至徐州兩岸有山水無他淺直河下至清河

兩岍崖高河濶水鮮旁趨縱被水決未為大害惟黃鍾集下
八九十里兩岍皆低北岸決則水出直河南岸決則水出小
河口嘉靖末嘗決北岍則辛安四十里盡淤隆慶末嘗決南
岍則匙頭灣八十里皆墊旁流既急而盛正河必緩而微

漕河考

賦出東南貢輸京國安危遲速寄杖渡臣苟不識其夷險患其遲速則漕遲愆期關係匪細為作漕河考

起自杭州府北行十里至武林門又十里北新關又三十里武林港又十里塘棲又五十五里石門縣二十里石門鎮二十里皂林四十里嘉興府六十五里平望又四十里吳江縣四十里蘇州府盤門三十六里浙市關六十里無錫縣三十里落社二十里橫林四十里常州府三十里奔牛孟河從此出口二十里呂城四十里丹陽縣四十里新豐二十七里丹徒鎮二十里鎮江府五里至京口馬頭渡江至瓜州四十里揚州府其江西湖廣與江北糧船由儀真進口與江南糧舡並會於此由府城西

水路向北行十五里灣頭三十里邵伯驛三十五里露肋廟十
里南車落五里北車落十五里高郵州二十五里清水潭十里
張家溝五里六安閘二十里界首二十里瓦店鋪河東有宏濟
舊渠西有汜光湖三十里淮角樓二十里寶應縣西有寶應湖
白馬湖、漕築八淺堤二十里黃浦十里涇河十里平河巡司
四十里淮安府向西北行十五里板閘十五里清江浦十五里
文華寺向南行過永濟河由七里澗至武家墩轉西至太平壩
由爛泥淺引河入淮復向正北行至清口入黃河中行七里進
開入中河自清十河十縣南六十八里至桃源縣北一百二十里至

此家數里
未明

宿遷縣北十五里過駱馬湖口四十里至皂河進皂河向西北
行三十里牛頭灣二十里碼頭集二十里猫兒窩二十里二郎
廟二十里徐塘口三十里泐溝十五里梁王城關十五里台兒
庄關十二里侯仙關十里鄧庄關八里丁家廟關十二里萬年
關八里巨梁關十二里新關二十里韓庄關二十里諸葛庄十
五里赤山有湖十五里彭家口二十里夏鎮八里楊庄關三十
二里珠梅關五十二里利建關十八里南陽關十五里枣林關
三里魯橋五里師庄關五里仲家渡關八里新關二十四里石
佛關八里趙村關六里濟寧州在城關二里天井關向北行二

十八里通濟閘二十里寺前閘十二里南旺南閘四里南旺分
水龍王廟汶水至此南北兩分四里北閘十二里開河閘十二
里袁老口閘十八里靳家口閘十五里劉家庄十五里安山閘
三十里戴家廟閘三十里張秋鎮城漕渠穿城過十二里荆門
上下二閘十二里阿城上下二閘十里七級上下二閘十五里
官窩口十里周店閘十五里李梅務二十里東昌府五里永通
閘三十里梁家鄉閘十五里土橋閘十二里魏灣十里青陽驛
十里戴家灣二十里雙淺鋪二十里臨清州新開板閘出口行
衛河計行中向東北四十里油坊四十里渡口驛三十里過武城縣南

五十里甲馬營五十里鄭家口五十里故城縣南三十五里四
柳樹三十五里德州北向北行三十五里老君堂三十五里
園三十里安陵二十里王家園河口三十里連窩驛三十里東
光縣四十里泊頭二十里齊家壩五十五里磚河驛三十里滄
州四十里舊興濟三十里青縣四十里流河驛七十五里靜海
縣六十里楊柳青二十里曹家庄二十里天津衛十里丁字沽
三汊河五十里楊村驛三十里蔡村五十里河西務七十里和
驛三十里滌縣馬頭四十里張家灣十五里通州四十里京
師

運河自杭州至張家灣凡三千七百餘里自杭至蘇則資苕
霅諸溪之水自蕪至常地傍太湖本為澤國不患無水常州
以北資宜溧諸山之水至丹陽而山水絕則資京口所入江
潮之水之盈涸視潮之大小故里河常患淺涇渡江之後
自瓜儀至淮安資天長諸山所瀦高寶諸湖之水自清江浦
至清口則資淮水淮水弱黃水倒灌則運河阻塞故必堅築
高家堰一帶淮東隄岸不令旁洩斯淮水力全而強足以敵
黃清河不淤漕道無阻矣既過黃河入中河則已不藉河水
然新河始開原約重由新河回空仍由黃河皂河口子未經

築斷以致黃水透入新河竟成兩條濁河今新河為黃水冲
灌河身比初時寬廣三四倍不止西河相去本近三十年來
日冲日濶日闊日近合併之患殆將不免由皂河至泇溝資
沂河及郟城以北諸山泉之水由如溝至夏鎮八閘謂之泇
河資滕驛山泉及薛河沙河呂孟昭陽微山等湖之水由夏
鎮至南陽四閘謂之新河資洙泗濇沂諸河及邳堯山泉魚
嘉以東田水由南陽至南旺十一閘謂之會通河資汶洸及
蜀山馬蹄馬腸諸湖嘉祥鉅野以東田水由南旺北閘至臨
清州十八閘亦謂之會通河惟資汶水餘無所藉每苦淺涸

自出會通河由臨清至天津謂之衛河亦曰御河天旱則淺
涸而潦則泛濫又無額投錢糧支應惟籍里下州縣苦之自
天津至張家灣謂之潞河資潞河白河桑乾諸水此其大略
也若其緊要處所在江南則京口為糧船過江處在江北則
瓜州為糧船收口處而揚州一都會也淮安為提漕駐節糧
船在此盩駘處清江浦糧船自運河入淮河處清口糧船自
淮河入黃河處清河縣糧船自黃河進中河處皆要地也皂
河口糧船出新河進泗河處自此舟行一河並無歧路以北
如夏鎮南陽濟寧州皆都會也南旺漕河水南北分流處以

北張秋其都會也黃河北決亦多衝之自此至臨清州而會
通河尽南北運道此為咽喉出口則行衛河中德州其水陸
要衝也自此至天津則三汊河十字沽為太行以東百川入
海總會處過此入潞河抵通州天儲百萬於此卸舡運河自
此止矣

江南漕河考

大江以南古稱澤國千淫萬港不患乏水然漕渠所貫每多淺
溢尚煩挑濟而附近湖澤亦所資賴焉為作江南漕河考

自杭州至蘇州三百四十里自蘇州至京口三百六十八里

武進縣運河 每患淺溢東倉橋一帶應挑濟深通

沙子湖 在武進縣西北湖水東流入運

開家湖 在丹陽西北水通運河今涸

練湖 與開家湖相近水通運河但湖無泉源雨則成渠旱則

同涸康熙二十年後已賦為田矣

丹陽縣北運河 夾宮寺處係鑿山通道沙礫每致淤淺

猪婆灘 在丹徒縣南地多流沙年例榜濬此處為最

京口閘 在鎮江府北江口丹陽丹徒一帶運河本無水源資

潮以濟潮長則開閘以放舟潮落則閉閘以積水若水淺舟膠則丹徒鎮閘亦係通江支河放水入漕可以濟運

江南漕渠多有橋梁艍俱不豎桅一出京口則千橋高矗矣以北達通州俱無橋梁也

按大江以南河所不犯故但有漕渠淺阻之患而無濁河走徙之患

淮揚漕河考

南會于江北達于淮堵期所漚地勢低窪或築堤以拒水或定開以通舟楫江淮之樞紐清濁之咽喉也為作淮陽漕河考

自瓜州至清江浦四百里運河係歷代所開考禹貢揚州貢道
曰沿於江溝達於淮泗可知其時江淮不通故自江沿海而渡
達淮春秋時吳王夫差開邗溝江淮始通乃有此河不知後來
何緣復塞明初江淮糧舡到淮需用車盤過壩直至平江伯陳
瑄開清江浦建天妃閘然後江水復通於淮此江淮漕運通行
之始也水皆平流微覺北高於南

瓜州鎮 江浙糧舡由此進口初時江口有壩糧船俱用車盤
入漕今壩廢設置二閘亦不啟閉

儀真縣開河 旧例江北及江西湖廣糧舡由此進口有四閘

白塔河 在揚州府東明初江南糧舡從常州西北由孟瀆

過江入白塔河至灣頭達漕河今此路久廢

稻河 邵伯湖水常由金家灣下運鹽河入芒稻河入江

上雷塘 下雷塘 並在江都縣西北十五里唐人作之以引

水溉田上塘注水廣長共六里餘下塘注水共七里俱由淮

子河濟運

小新塘 在上雷塘東北廣長二里餘水注上塘轉下塘由淮

子河濟運

句城塘 在儀真縣東北四十里南流入漕河

陳公塘 在儀真縣東北三十里周圍九十餘里西北依山東

南面水

按以上五塘潴天長六合諸山建瓴而下之水旱則瀉于漕
梁潦則南泄於江置有塘長有守自塘規墮廢水歸三湖潰
堤妨運其後屢浚屢廢今悉為田矣

高寶諸湖 旧志運河以西有白馬汜光覺社等十七湖今俱
不可辨但概名之曰寶應湖又南為界首湖又南為高郵湖
邵伯湖而已運河以東有三十六湖今亦不可考其最著者

北曰射陽湖在寶應湖東六十里志稱東西三百里延亘于山寶薳城之間凡山寶之水自涇河澗河來者俱由此出喻口白沙以入海今則尽淤為民田矣下此則廣洋湖得勝湖喜鵲湖俱由安海以達於海

明河道侍郎王恕奏云揚州一帶河道南臨大江北抵長淮別無泉源止藉高郵邵伯等湖所積而水接濟無如漕河身高于諸湖每遇旱乾河水消耗河中便不能行船若將河身浚深三尺則雖旱無憂矣

清水潭 自淮安府城南至邵伯埭漕渠西畔諸湖綿亘清水

潭尤為險要黃河自高堰南決必停注于此蓋揚郡屬邑惟高郵最為低下謂之孟城被水患最劇

康濟越河 在高郵湖東長四十里明宏治時開以避湖險
宏濟越河 在寶應湖東明正德時開以避界首驛槐角樓一

帶湖險

八淺堤 在寶應西十餘里白馬湖之中心

明河臣萬恭疏云高寶諸湖周遭數百里西受天長七十餘河秋水灌湖徒恃百里長堤若障之使無疏洩是潰堤也以故祖宗之法偏置數十小閘于長堤之間又為之令曰但許

深湖不許高堤故以淺舡淺夫取河之淤厚湖之堤夫開多則水易落而堤堅沒勤則湖愈深而堤厚意至深遠也比年畏脩閘之勞每壞一閘即埋一閘歲月既久諸閘盡埋而長堤為死障矣畏浚淺之勞每湖淺一尺則加堤一尺歲月既久湖水捧起而高室為孟城矣

淮安府裡河外河 明初漕運自儀真抵淮安謂之裡河俱分入五壩轉盤黃河謂之外河原不相通後平江伯開清江浦由天妃口徑通黃河仍設閘以司啟閉凡舟出入各一閘二每歲三月以後糧舡過完即行封閉隔絕黃水官民船盤剝

如故其後漕規廢弛開不能閉黃水灌入河臣乃謀塞天妃口以杜黃水創開三里新河設通濟閘以通淮水其後閘廢不修淮水不息黃水乘之高宝湖堤年一冲決鹽興等處歲被灾矣

淮安府城低窪如在釜底惟恃一線土堤禦黃淮諸湖滔天之勢每年加埽護堤包土塞城人民惴惴今河北徙草灣去府城遠甚人免于昏墊矣

黃浦 在淮安府西

潘季馴疏云高堰據黃浦之上游而黃浦為興寶鹽城之門

戶高堰既築黃浦之功自易黃浦既塞則興寶盪城一帶田地盡行乾出自茲兩河橫流涓滴皆由正道海口河身日見深刷可免壅潰之患矣

五壩 在淮安府城北

元時明初江淮不通淮城北瀕淮其間築五壩仁義二壩在東門外之東北運舡由此車盤入淮禮智信三壩在西門外之西北商民船由此車盤入淮自後開清江浦出運舡民舡尚由五壩入淮今則併民船亦逆清江浦二閘出口矣五壩車盤之法既廢二閘啟閉之禁又弛于是黃水入灌裡河

清江口淤下河水患自此日劇

五壩去河僅二十餘丈進船水溝每為濁流所淤常事榜漕如更廣長河以能卓盤今清江浦淤沙稍遠舡遂不能進矣永濟河自府城西過管家湖西行至甘羅城出口設置三閘曰永清曰福興曰龍江自萬曆年間已淤且此河通非惟有妨閘稅亦且有碍漕渠

草子河 自越城下宝應湖

馬沙河 自淮安新城西出兩城間東行通廟灣南北流入海清江浦 在淮安府城西北去城三十里明永樂十四年平江

伯陳瑄即沙河旧址開鑿俾粮船俱由此出口漕運襟喉以故商賈湊集民居櫛比為淮上一都會

清江浦今無來流全借黃淮之水內灌方可浮舟而黃流甚濁恐致淤墊故復設天妃寺五閘適互啓閉以便節宣時將入伏閘外即築軟壩一應船隻俱于五壩車盤行之二百餘年後因天妃閘全納濁流故復改於三里溝尋又改於甘羅城即今通濟閘此處為南河口乃淮水獨經之地雖黃向淮用清避濁最為便益但須伏秋渠斷九月始開後閘禁廢弛一任黃流內灌是以有隆慶四年高堰之決

平江伯置清浦一線之堤全為漕船計並非為商賈計故相
去僅二十餘丈今因漕舟過往商賈輻湊一線石堤乃為關
關之區惴惴乎釐背求生者幾萬餘人失其初意矣

王公堤 在清江浦內捍運河外抵黃淮二潰之冲勢甚危險
一有潰決民皆魚鱉高室一帶運河必斷而下河七州縣俱
當陸沉今堤外皆有淤沙壅積淮城可安枕矣

天妃閘 本平江伯置在惠濟寺瀕河直向淮黃交會處黃水
易子內淮萬曆時河臣潘季馴因移運口於新庄閘南去數
里以納清避黃後亦以天妃名之非其故矣

河臣萬恭奏淮安清江浦河六十里陳瑄沒至天妃祠東其
口決西注於黃河運舡出天妃口入黃河穿清河半餉耳嗣
緣黃河水漲逆注入天妃口而清江口多淤第制天妃口可
也議者乃塞天妃口令淮水勿與黃水值而費數十萬開新
河以接淮河其說曰接清流勿接濁流可不淤不知黃流非
安流之水也伏秋盛發則西擁淮流數十里併灌新開河彼
天妃口一黃水之淤耳今淮黃會于新開河口是二淤也夫
防一淤生二淤又生淮黃交會之淺歲役丁夫隨濬隨合又
使糧舡迂八里淺滯而始達于清河孰與出天妃口者便且

利今年黃淮交會太淺運船阻梗臣開天妃月河以待一楫而通之四日出南船四千二百艘于黃河運遂盡矣臣是以有建天妃閣之議蓋今早運之期黃水正落由清江啓天妃閣順出黃河既無淺阻又免挑濬漕船直達清河運盡黃水盛發則閉天妃閣謝絕黃水彼河雖善淤安從假道而犯及清江浦哉黃水一落文啓天妃閣以利商船新河口勿浚可也勿用可也

通濟閣 在甘羅城餘詳清江浦條下

明給事徐常吉復請移通濟閣向南潘季馴駁之曰查淮郡

之水別無交流可引欲通漕舟不得不資兩河欲資兩河必
難免其內灌若移閘愈南則納濁愈甚又多涉險阻六十餘
里 陳壇疏治清江浦裡河慮黃河灌入泥沙淤積設三閘
以慎啓閉原約運畢即閉官民船隻並由五壩車盤入河不
許在閘出入前人立法未為不密無如法久廢弛各閘難設
任其流行絕不禁止往來舡隻與無閘同于是淮水入之黃
水亦乘虛入之泥沙日積河身日高清口阻塞淮始不東流
而南決壞高家堰則皆閘禁廢弛之故也不然何自元至明
二百餘年不見沖決直至萬曆初閘禁廢後乃大決也明臣

不知其故。使欲使天妃廟出口之漕船改從通濟湖出口以爲向清避濁。不知通濟天妃僅隔八里。苟開禁不嚴。雖後改移其弊相等。

鳳陽廠 新河在清江浦南。自張華潭口徑西轉。過清江浦。復向北出五空橋入運河。

望湖閘 自文華寺西往南。過七里湖閘。至太山墩。向西出口。由頭道引河入黃河。

現今運河出口。由文華寺北。西行。過惠濟祠。至太山墩。復折向西北。至大墩出口。會黃。

自明潘季馴改移運口距黃淮交會之處不過二百丈黃水
仍後內灌運口墊淤牽挽艱難于是建閘置壩蔽啓閉之條
至 本朝靳德河移運于爛泥淺之上自新庄閘之西南挑
河一道至太平壩又自文華寺永濟河頭起挑河一道引而
南經七里閘復轉而西南亦接太平壩俱連爛泥淺之引河
內則兩河並行互為月河以舒急湍而備不虞外則河渠驅
黃淮交會處不下四五里黃水不特不能灌運河併不能抵
運口矣

淮北漕河考

此河入運倉危欽安然久遠黃河時防淤會遷運以由舟行一路既廢水洩大憲河沖八閘之中尤多淤淤為作淮北漕河考

自中河口至夏鎮幾五百里皆元明以來為漕運而開者

中河 起清河縣至宿遷駱馬湖止廣九丈至七丈不等深丈餘共二百里康熙二十七年靳樞河開以避桃源宿遷一段黃河之險初約重運由此回空仍由黃河今河身廣濶即回空亦由之矣

仲家淺 本係初時中河出口處在清口下流黃水自西而來被仲家開所出之水攔腰一沖大溜逼撞南岸折回而掃清河縣玉皇閣一帶險工旋滿盤磚淮水勢弱被遮而不得北

出通循南岬側流至清和縣之八里庄將清口西岸黃河南
岬汕去三四十丈嚮之清口東北向而躡黃拖下者今則西
北向而反以迎黃安能免於內灌恭遇

聖祖閱視河工命改中河出口處于楊家庄在清口上游南北
兩溜果夾攻而下黃水不得入其中由是積沙盡開河道
深通

明臣河議云漕河原不用黃河之水惟用汶洸沂泗諸泉溝
湖之水足以濟之渡淮而西皆是清水至正統十三年黃河
始分流至徐州以入漕河然猶稍、與清水合流清水七分

濁水止三分耳而河道仍狹沿河俱設有淺鋪後黃水大來河道深廣淺鋪亦設而不用于是運河及借黃河之水而忘其害馴至泥沙壅積併旧河而失之比後來以病為藥而不知反客為主之害也今中河之開正合明初不用黃水之意然後因中河水小時或引以濟運又適犯明運道用河之病中河之開避去河險最為要策但新河開處不應逼近黃河中間相去不踰數里近者止隔里許倘有疏漏能保無相侵之患乎

要覽云中河以洩黃夫開中河所以避黃也極力堵塞尚虞

侵犯乃反用以洩黃、由此洩則濁水自此行始而假道既而合併非淤即奪殆將不免

本來運道自出清口湖黃河行一百七十餘里至宿遷縣又十餘里進駱馬湖口由湖中行四十餘里始入皂河又三十餘里至濇灣口入邳州境

駱馬湖 在宿遷縣西北十里廣七八里袤三十餘里上受沂河之委下出董陳二溝以入黃河明季嘗由此河行運入泇康熙十八年開皂河行運此湖遂廢不行

孫承澤河紀云駱馬湖在宿遷縣西萬曆中因磨兒庄水溢

損舡因築堤遏山東沂水入駱馬湖令出清江浦糧船進董家溝陳家溝由此湖入沭河

考駱馬湖本係民田明季黃河屢決河底墊高常有漫溢之水流入至低之田停積不流因有湖名 本朝運船常行其中今湖中淤淺另開皂河運船但經其口不入湖行矣

皂河 在中河之北沭河之南起溫家溝歷窪灣至毛光窩共四十里其出口處去宿遷五十里康熙二十年間皂河運河為黃水所淤糧運艱阻乃遵

聖祖方畧開皂河口另開一河順導運河之水直下十五里出

張庄口清水遂有建瓴之勢黃雖異漲不能灌而淤之矣

直河口 在皂河口西十里明末糧舡由此進口二十里田家口二十里馬庄集二十里毛兒窩後其口為黃水所淤改行於董家溝後董家溝復淤取道駱馬湖行湖中今糧舡由中河過張莊口三十里牛頭灣二十里魚頭集二十里毛兒窩則又另是一河矣糧舡過此口入開河與黃河日遠故過直河口為重運一大關鍵

沂河 出山東沂水縣界南流過沂州郟城至徐塘入漕河

泗河 毛兒窩至夏鎮共二百五十二里為泗溝河有八關明

萬曆三十二年掘河李化龍所開

考泗水有二東泗河源出費縣迤沂水西北箕山南流過卞莊東分一支入芙蓉湖西泗河出沂州西南東南流與東泗河合貫四湖又南合嶧縣滄浪湖同為武河謂之泗口中經葛盧嶺初謂不可開後竟鑿之

武河 卽小沂水開泗河以避洪陰元時已有其議至萬曆中始開之至今通行

隆慶時開泗河工部覆疏云良城至馬蹄灣石地五百五十丈上有黑土四尺下多砂土二三尺不等層靠又係礪土以

下紅砂石層、厚一二尺不等、缺鑊難施、俱用鉄、缺石木等、
錘開鑿、深淺不等、深處二丈五六尺、淺處二丈二三尺以下、
砂礮石愈加堅硬、內有東西、工泉水湧沸、急流有聲、屏
水之上、更多前項二程以下、再挑二倍、方與水平、相等、較之
先做一分、尤為加倍、一則高下出土之難、二則晝夜徹水之
苦、寔難開鑿、當時覆部之言如此、及後來開河、建開舟楫行
之、避黃河之險者、三百餘里、則又以為漕河諸水之開、莫善
於此、可見一時所見、多有未盡、然者、親經踏勘者、尚如此、臆
說云乎哉、

泗河之北有呂孟等湖水皆入泗溝以濟運

邳州 地勢低州東北毛兗窩一帶地勢高水發則直灌州城併宿遷各堤俱難保故築唐宋山格堤以攔之毛兗窩研討為彭家河凡豐碭沛徐及東省十餘州縣俱由此河入運每慮伏秋暴漲運河難容故築毛兗窩萬店馬庄集減水壩三座以洩之使東入駱馬湖也

微山湖 周圍百餘里凡兗州東境之水皆南注之徐邳間一巨浸也今半淤為民田矣

昭陽湖 在沛縣東八里周圍二十九里邳滕二縣水咸匯于

此下与薛水合自金溝口達于泗河嘉靖四十四年黃河北
溢湖堙又開新河運道去湖益遠矣

山東漕河考

新河會通水無來路山東湖水即以官運然沙得砥柱地形最下與河北決直注于此史病之無尤官預防也為作山東漕河考

夏鎮至南陽九十六里共四閘名新河嘉靖四十四年掘河朱
衡所開南陽至南旺一百四十里共十一閘南旺至臨清三百
六十里共十八閘俱名會通河明人循元人遺跡所通

開河本無水源所恃者汶泗沂洗諸水其出又微不得已置五
水櫃積水以濟之即安山馬場南旺蜀山馬鬮諸湖也明制各
湖俱設水車三百五十部遇旱則起夫戽水入漕渠以濟運而
諸泉之水亦所攸賴焉

汶河 汶水之源有三一出太山仙臺嶺一出萊蕪縣原山之

陽一出萊蕪縣寨子村會太山諸泉至靜封鎮合而為一謂
之大汶口轉西南与小汶河合全流至南陽縣西北分而為
二其一為元人所改于寧陽縣北作堽城堤阻截汶流逼使
南出別為泲水會泗沂諸水分流入濟寧天井關河南北分
水濟運其一由堽城西流至東平州東五十里會坎河諸泉
至汶口而分其西流者入大清河由東阿而北至利津入海
此故道也無如濟寧州地低于南旺不便分水明永樂時開
會通河乃于寧陽縣北三十里轉築堽城堤遏汶水入泲之
流又於坎河之曲築戴村堤以遏汶水入大清河之路務使

全流尽由汶上縣西流至南旺南北分水六分北流入衛四分南流入漕此漕河所資以濟運也

泗河 出陪尾山下四泉並發故曰泗水西南行經卞城過曲阜縣北分為二流北曰洙水流經孔林前而泗水繞其後合而西流至兗州府城東西南流合沂水一同入師家庄閘河元時因分水在濟寧乃作金口閘過水西流由府城以至天井閘濟運至今如是

沂水 此沂水出尼山過曲阜南合濰水入兗州城而西至濟寧州東合洸水入漕濟運

洸河 即汶水交流元人欲以濟運因築堰城壩於汶北以遏其北流入大清河之路明初又改堰城壩于汶南以遏其南流會泗之路而洸河之流幾絕然堰城之南宮莊河之入於洸者如故但其源微而流不長成化十一年主事張盛復改堰城壩為堰城閘稍分汶水之支以益之遂西南流至濟寧會泗沂二水入漕濟運

沙灣 在張秋南十二里地低窪黃河北岸決常沖之
張秋 屬東阿縣跨漕河而為鎮運渠一大都會也然常為決河所中其閘係處在荆隆口及黃陵岡

臨清州 臨衛河瀆漕渠貫其城中有二開一啟則一閉與濟
寧州同糧舡逆城入衛河則開盡矣

河防權云開河地亢衛河地窪臨清板開口正開漕衛西河
水交會處每歲三四月間雨少泉溢開河既淺衛水又消高
下陡峻勢若建瓴每一啓閉放船無幾水即耗盡漕船多阻
宜于開口百丈之外用椿草設築土壩一座中由金門安置
活板如閘制然將放板開先閉活閘則外有所障水勢稍緩
而於運舡出口易於打放衛水大發即從拆卸歲一行之所
費無幾亦權宜之術也

古黃河道 自開州南經館陶兵橋寧津界入海

明永樂時鑿於中灤下二十里開濬舊黃河分導河流使由
故道北入于海

弘治初白昂議自東平東北至興濟鑿小河十餘引水入大
清河及古黃河入海

金堤 自滎陽經清豐南樂東昌至滑州至海

南陽湖 在魚臺縣東三十里周圍約四五十里運河經其中
水深五六尺淺者二三尺東湖俱芟荷西湖俱馬蘭艸及蒲

葦

馬場湖 在濟寧北十里蜀山湖之南漕河迤其西周圍四十

里東南有堤西北為受水處有斗門三座

馬湖 西南通南旺湖周圍三十四里東北有低缺處長十

里築堤東水漕河亘其中汶河堤在其南

南旺湖 在汶上縣西三十里即宋時梁山泊之東漕周圍三

百餘里明時周圍九十餘里漕渠貫其中北接馬踏湖西北

接安山湖南接馬場湖南北運道分水處今河身日淤弥望

民田

蜀山湖 在漕河東岸即南旺東湖始初周圍六十五里中有

小山今淤

安山湖 在東平州西十五里繞安民山下旧志周圍一百餘里明時已為民田僅存湖形三十八里今一望平陸于運道全無所濟

次河泉 灰泉 扒頭泉 王老溝泉 大黃泉 小黃泉

源泉 靜泉 蘆泉 席橋泉 徐家泉 安園泉 吳家

泉 鐵溝嘴泉 獨山泉 刈泉 張胡郎泉

以上十七泉屬東平州皆入汶河

深溝泉 雞瓜泉 乾閑泉

以上三泉屬汶上縣皆入汶河

柳青泉

以上一泉屬平陰縣入汶河

拖車泉

馬房泉

開河泉

王家泉

青泉

吳家泉

臧

家泉

董家泉

鹽河泉

以上九泉屬肥城縣皆入汶河

馬王溝泉

胡家港泉

龍王泉

陷灣泉

板息泉

胡港

溝泉

狗跑泉

水磨泉

臭泉

新查出泉

土泉

張

家泉

梁家庄泉

梁子溝泉

北溪泉

順河泉

木溝

泉 風雨泉 馬先溝泉 板橋溝泉 龍溝泉 范家溝

泉 鯉魚溝泉 皂泥溝泉 水波泉 神泉 東西二柳

泉 力溝泉 龍堂泉 顏謝泉 羊舍泉 真溝泉 糖

家泉 鉄佛堂泉 周家溝泉 清泉 新兵泉

以上三十八泉屬泰安州皆入汶河

古城泉 柳泉 金馬庄泉 古泉 魯姑泉 張家泉 蛇

眼泉 井泉 三里溝泉 梁溝泉 龍港溝泉 龍魚泉

以上十二泉屬寧陽縣入汶洸二河

小龍溝泉 大龍溝泉 半壁店泉 深馬河泉 牛王泉

蓮花泉 青泥溝泉 胡眼泉 趙家泉 馬江岍泉 盧

莊泉 針理泉 羽山泉 郭娘泉 海眼泉

以上十六泉屬萊蕪縣皆入汶河

和庄泉 名灣泉 靈查泉 古河泉 公家泉 賈岡泉

孫村泉 劉社泉 張家泉 名公泉 西都泉 南陳泉

魏家泉 南師泉

以上十四泉屬新泰縣入汶泗二河

紙房新泉 驛後新泉 下蔣湖泉 西北新泉 上蔣湖泉

負假泉 古溝泉 關黨泉 東北新泉

以上十泉屬滋陽縣分入泗河兗州府河西流濟運

近溫泉 埠下泉 新安泉 青泥泉 曲溝泉 蜈蚣泉

濯纓泉 溫泉 連珠泉 新泉 變巧泉 城北新泉

茶泉 柳青泉 車輞泉 達泉 雙泉 城南新泉 珠

泗河泉 曲水詠婦泉

以上二十泉屬曲阜縣入沂泗河濟運

三角灣泉 柳青泉 程庄泉 淵源泉 勝水泉 白庄泉

巫山泉 白馬泉 陳家泉 孟母泉 鱈眼泉 馬山

泉

以上十二泉屬鄒縣皆入泗河濟運

魏庄泉 杜家泉 黃溝泉 岳陵泉 壁溝泉 七里溝泉

黃陰泉 天井泉 王溝泉 三角泉 西岩泉 蘆城

泉 大王溝泉 小王溝泉 陰出小泉 醴泉 東岩石

縫泉 珍珠泉 黃花泉 趙家泉 合德泉 屯陰泉

屯尾泉 屯眼泉 醴前泉 石井泉 黑榜溝泉 蔣家

泉 曹家泉 陰出泉 變巧泉 吳家泉 卞橋泉 潘

波泉 潘波新泉 琵琶泉 奎聚泉 甘露泉 甘露新

泉 黃陰泉 馬庄泉 三台泉 馬跑泉 繁星泉 白

石泉 新開泉 紅石泉 響水泉 雪花泉 砲突泉

壽靡泉 黑虎泉

以上五十二泉屬泗水縣入泗沂二河西流濟運

馬陵泉 地基泉 蘆溝泉

以上三泉屬濟寧州

中溢泉 河源泉 廟前泉 高家泉 高家東泉 河頭泉

勝水泉 東龍泉 聖母池泉 平山泉 古泉 西龍

泉 迷家潭泉

以上十三泉屬魚臺縣東流濟運

三里泉 劉家溝泉 三山泉 北石橋泉 大烏泉 趙溝泉
蛟溝泉 荆溝泉 南石橋泉 溫水泉 玉花泉
位莊泉 龍灣泉 白山泉 黃溝泉 三界溝泉 荆溝泉
豹窰泉

以上十八泉屬滕縣西流濟運

椒井泉 龍王泉 許池泉 許有泉 溫泉

以上五泉屬嶧縣

按山東泉源屬兗濟二府一十六州縣共一百八十泉分為
五派以濟運道 新泰萊蕪泰安肥城東平、陰汶上蒙陰

之西寧陽之北九州縣之泉俱入南旺謂之分水派泗水
曲阜沂陽寧陽邳南四縣之泉俱入濟寧謂之天井派邳
縣濟寧吳臺嶧縣之西曲阜之南五州縣之泉俱入魯橋謂
之魯橋派滕縣諸泉入蜀山呂孟諸湖以達新河是為新
河派沂州蒙陰諸泉與嶧縣許池泉俱入邳州謂之邳州
派此派應在淮北條下因
諸泉類及故附于此者酌其緩急則分水天井魯橋三派尤為漕河命脉每歲春夏
間宜督管泉官夫疏濬通達庶其有濟

臨清至天津漕河考

衛河水入滎上天津積深本微夏河復少旱則流涸漕即斷決
固其常也但引沁引漳供莊善計為作臨清至天津增河考

自臨清至天津共九百五十里係天然之河漢曰屯氏河隋曰
永濟渠宋時黃河出入其間金元以後曰衛河亦曰御河

衛水 發源于河南輝縣蘇門山名曰朔刀泉徑新鄉寺庵合

淇漳二水逾館陶至臨清合汶河之水經德州出天津直沽
入海板閘以東全賴此水濟運無如發源本微太行山一帶
雨多水即洋溢破堤決岸為滄瀛患若遇旱乾水即淺澁糧
運艱阻昔年漳河自館陶入衛水猶可以通舟自萬曆間漳
河北徙衛河水益少漕運益苦淺澁矣

衛河水大則倒灌臨清閘內以淤運道水小常賄臨清閘官于板閘底下作契放水出口使糧船稍得行動不然竟攔住不行矣凡御河官提淺約定有三尺半水頭則免泰罰否則沿河文武之責也起剝盤費治河官出蓋北河不比南河南河有云費北河無之也

明永樂十年開德州西北小河其河自衛河岸東北至旧黃河一十三里開通泄水以入旧黃河至海豐縣大沽入海凡四百五十七里按衛河以北常苦水患蓋河間當九河下流地本低窪又承太行山千溪萬壑奔冲之水滯洄積貯于

此泛濫橫溢何所不至獨是德州東岸既有此河何不決之
使一殺其怒乎衛河之隄不比黃河黃河北岸逼近開河其
隄必不可輕動衛河東岸已經近海又斥鹵荒區何憚而不
為也

蘇堤 在故城縣西南三十里延袤千里自順德廣宗累來

陳公堤 在德州東南五里歷恩縣抵東昌東北抵海相傳宋

陳克佐守滑時作九河故道在滄滄間今已形迹全無

古堤 在吳橋城南西南接德州界東北入寧津界

滹沱河 自山西流至青縣南望河南入衛

明天順時都察院都事金景輝疏言運河水淺查得汴渠城北原有黃河故道其河由長垣曹州至鉅野縣出會通河由臨清下衛河若挑濬深濶可引河沁之水以通運又江淮民艮亦可由徐州小浮橋達陳橋轉至臨清可免濟寧一帶閘座擠塞由滯之病矣

明時議引沁入衛以殺黃河之勢潘搃河駁之曰衛漳暴漲元魏二跡田地每被淹沒民已不堪况可益之以沁乎且衛水固濁而沁尤甚以濁益濁臨德一路必至湮塞不可也
明萬曆時管河楊一德議導沁入衛濟漕給事常居敬言衛

輝城早於河恐一決有冲潰之患沁水多沙善淤入漕未便
本朝康熙六十年沁水漲決由開州長垣流至山東張秋鎮
侍郎張伯行議引以濟運尚書張鵬翔以為不可奏寢之想
六宗潘常之說也

天津至張家灣漕河考

下合衛河上合通惠指水所會疏濬為先南指潞京通小貯等皆異于舊案要濶矣為作存其後家清漕河考

此段河共二百八十里謂之潞河資潞河白河桑乾諸水以通漕運通此四十里至通州十五里達京師則資通惠河矣

天津州 衛水至此接潞河

潞河 源出塞外流經通州至天津合衛水入海

盧溝河 合涿易諸水源遠流長多滙巨浸于武清縣南合潞河漫直沽入海

白河 源出霧靈山由密雲縣會榆河潭河至張家灣與通惠

河合

通惠河

源出昌平州流經都城入紫禁南出玉河橋由大通橋至通州與白河合楊村以北通惠之勢峻若建瓴白河之流泥沙易阻夏秋水漲則懼其潦冬春水澁則病其涸既難建閘以備節宣惟有疏濬之工殊為吃緊又沿河兩堤如板甬口火燒屯王家務桃花口以上堤岸坍塌卑薄最為險要水發即決瀕河州縣淹沒為患糧舡漂溺人甚苦之

淮河考

四清之名淮居其二中律之水旱會于淮自淮會淮流浸淫泛濫助黃
神名為惠東南流與黃河夫為作淮河考

淮水出河南、陽府胎簪山過桐柏縣東行過碓山縣南又東
過信陽州北又東過羅山縣北又東過光州北又東過固始縣
北又東北至江南潁上縣又東七十里至筭橋河口又東四十
五里至壽州渦河口又東十五里至肥河口又東十五里過下
蔡南又東九十里沿河又東五十里馬頭城又東北三十里至
懷遠縣荆山對河塗山又東一百里鳳陽府又東二十里臨淮
縣又東八十里五河縣又東三十里浮山又東九十里舊縣又
東五十五里泗州對河盱眙縣又東三十里龜山又東北過洪

澤湖、東為瞿塘又東北通阜陵湖、東為高良澗周家橋又東北通泥墩湖、東為高家堰又東北通范家湖、東為武家墩又北出清口入於河

右係現今淮水路程不惟與禹貢不同亦且與水經注有異蓋歷代變遷使然也

按淮河為四清之一會河南江南兩省強半之水以出清口源遠流廣一當漲決莫可遏禦及其枯涸又難冲刷浮沙淮弱黃強遂為所灌糧運阻滯職此之由運道樞紐全在乎是節宣之道不可不亟講也